

不做「輕腦殼」

游宇明



老家有個土氣十足的概念：輕腦殼。「輕腦殼」，不是指的一個人的腦殼（腦袋）真的比別人小，而是指此人虛張聲勢、目中無人、矯情、淺薄，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活得太飄。

我認識個熟人，評了教授，會寫點字，就自以為了不得，老是吹噓他的「學術著作」怎樣受歡迎，他的字何等值錢，別人的著作、書法如何差火。他是教授不假，但毫無名氣，出了校門沒人認得，評上教授十來年了，幾乎沒有其他大學請他講過一場課。他的字寫得比一般老師好也是真的，然而，作為藝術卻缺少個人的獨創，不要說在省級、國家級書壇，就是在本市書壇也佔不了一座寶椅。

接過一張名片，上面寫着「世界華人詩詞協會副主席」、「國際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然而，與此人一交談，我發現他每說十句話起碼有三四句不合語法，於是不免懷疑其頭銜的真假。在我看來，一個在國際上牛皮兮兮的人，專業肯定是非常過硬的。此君連話都說不通，又怎麼可能在文學上取得出類拔萃的成就呢？上述兩個人都屬於典型的「輕腦殼」。

不做「輕腦殼」沒有什麼技術難度，只要跳出自己所在的那口井，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行。一個朋友有過切身體會。他說，在自己置身的地級市，他的成就是公認的第一流的，上過《人民文學》、《當代》、《收穫》等大刊，多次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轉載，入過這樣那樣的小說年選，在一段時間裏他也自我感覺特別良好。後來，他參加省裏的作代會，與周圍的夥伴一聊，發現全省達到或超過他這種成就的比比皆是。再後來，他參加一個全國性的大型小

說筆會，覺得自己在參會的作家中是成就相對低的。朋友由此概括出了一個光環遞減定律，那就是：一個人所處的平台越小，光環越是耀眼，當平台漸次擴大，光環就會出現遞減，人對自己的評價會相對客觀。

於是，我想到一些真正的成就卓越的人。莫言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卻反覆聲明：自己不是中國作家裏最出色的，只是比較走運而已。袁隆平在雜交水稻上取得革命性成果，他認為：雜交水稻不是哪一個人的創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彭桓武被視為「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總愛說自己只是大門前的兩個獅子，主要事情是其他人做的。這些人如此低調，當然有着謙遜的成分，然而，與他們所處的平台之闊大也不無關係。有了這樣的闊大，他們也就會經常發現自身的不牛之處。

人本質上有一種自戀傾向。比如自己學問做得好，別人文章寫得不錯，我們會認為做學問更利於人類的進步；比如自己賺了很多錢，他人有名氣，我們會覺得錢可以帶來一切物質的享樂，而名氣沒有這樣神通；比如自己長得很帥，別人工作能力強，我們會感到人長帥點在社會上更受歡迎……一句話，許多時候，我們感覺到的所謂「威風」、「尊榮」，其實並不是生活的本原，而是我們腦子裏的虛幻、自欺。

中國有句俗話，叫「缺什麼，補什麼」，某些人喜歡「威風」，希望被人「羨慕」，也是因為他們肚裏的貨不多，平時少有機會能抖威風，難得被人羨慕一次。假若一個人的成就真正引人注目，到了「天下無人不識君」的程度，他會覺得所有的自吹自擂、誇張作秀都毫無意義。

其實是一個人走入社會的永久通行證，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腦殼」變重，我們也就懂得了怎樣使自己站到命運的高處。

曾國藩的「思想鬥爭」

陳魯民



古代有副名聯：「百善孝為先，問心不問跡。問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問跡不問心。問心天下少完人。」細細品來，不無哲理。

且說那曾被捧為一代聖人的曾國藩，家書寫得何其漂亮，道理講得何其透徹，教育部下何其義正詞嚴，可他心裏就沒有過醜態念頭嗎，他就從來不曾有過善惡之間的心靈掙扎嗎？顯然不是，從曾國藩日記中，就可以看到他的多次「思想鬥爭」。有一回，他去朋友家做客，看到主婦漂亮，便忍不住多看幾眼，有些失態，回來後懊悔不已，在日記裏檢討自己「注視數次，大無禮」。

還有一回，他在同一條家見到了幾個漂亮姬妾，「目屢邪視」，「肆意調笑」，後來在日記中批評自己「直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清朝道學家唐鑑曾提出：「不為聖賢，則為禽獸。」曾國藩是以聖賢自居的，但也時不時露出禽獸的欲望，好在他

只是「有心無跡」，偶爾露頭的獸性，被其厚重的理性修養遏制住了。

「思想鬥爭」最成功的有一個古人曹鼎。明朝《玉堂叢語》記，泰和典史曹鼎負責捕盜賊。他抓獲一美豔女賊，押解途中夜宿小廟，孤身男女獨處一室。女賊百般色誘，曹鼎一時心動，難以克制，情急之下便在紙上一遍遍書寫「曹鼎不可」四字提醒自己。他寫了燒，燒了又寫，直到天亮，終於沒有發生苟且之事。但是，那紙條寫了燒，燒了寫，可見這一夜曹鼎內心的痛苦煎熬。

人有七情六欲，面對誘惑始終鐵石心腸無動於衷，不合實際，有悖常理，而心旌搖動，產生想法則屬正常反應，只要理性和良知能最終戰勝欲望，「有心無跡」，你就還是正人君子。曹鼎後來官居明英宗朝宰輔，成為一代賢臣，就與他不斷地進行「思想鬥爭」大有關係。

人生在世，會經常在行善與害人、正義與邪惡、欲望與理性、堅持與放棄等方面進行選擇，常會在內心發生激烈的思想鬥爭、

正逆較量。所謂聖賢、君子、清官、好人，不是說心裏就從來沒有過不好的念頭，始終是清白無暇，純而又純，而非是他們用理性和正義戰勝了邪惡欲望，讓那些見不得人的想法胎死腹中，通過積極的思想鬥爭，使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守住了「有心無跡」的底線。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下過這樣的結論：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為受的誘惑太少。要是沒有致命的誘惑向某人的命門發起攻擊，沒有人能夠倖免。網上也有類似說法：女人無所謂正派，正派是因為誘惑的力度不夠；男人無所謂忠誠，忠誠是因為背叛的籌碼不足。這些話都太過絕對無端，實際上，忠於婚姻不出軌的男女，清廉自律不貪腐的官員，一直都大有人在，而不論誘惑力度大小。

《荀子》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如果我們能堅持「以道制欲」，即開展積極思想鬥爭，激濁揚清，以正壓邪，誘惑的力度再大又奈我何？

從胡適栩栩到胡雪巖

——觀看徐曉虹「徽州人文之光」浮雕

黃維樑



夜觀徽州照壁之後，第二天早上，再來欣賞一次。燈光照射着的照壁浮雕，立體感極強，卻有一點陰森森。徽州人胡適，看起來不像胡適。翌日所見，卻像極了。我是文學人，觀看物件又有一個百年紀念的意義，浮雕規模壯闊，數以百計的人物中，我最想細細看個清楚的自然是胡適了。

這次在徽州旅行，正當酷暑，真想縱身一躍，進入眼前這條新安江游泳，暫得清涼。新安江發源於黃山市休寧縣，流經這裏，向千島湖，再流入富春江，後匯入錢塘江，全長近四百千米。一百〇八米長的照壁，古今各方面的風流人物如江水流動着。

一八九一年：不拘一格降人才

旅畢回家，一查資料，發現胡適、陶行知和詹天佑，都是在一八九一年出生。他們的青少年時期，由清末到民初，政治腐敗，國弱民貧。比他們早生一個世紀的魏源（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年），一八九九年寫作《己亥雜詩》，向上天呼籲「不拘一格降人才」，當時清朝已從康乾盛世走下坡路。魏源是湖南人，不知道自己身故後半世紀，老天竟在一年之中，為安徽降下這許多人才。

我在照壁前，邊看邊沉思，徽州人真是光芒萬丈長啊！由近代回溯到古代，大畫家黃賓虹、大學者戴震、大抗倭寇英雄胡宗憲、大思想家朱熹等等，都是徽州人。美髯的黃賓虹身在水間，淵博的戴震握管構思，劍眉的胡宗憲軍服威武，著作豐厚的朱熹略顯富泰，都在徐曉虹的寫實斧鑿下栩栩生。徐先生介紹說，照壁鑄刻的人物共二百個，其中著名歷史人物四十六人，其成就照耀古今，故稱此照壁為「徽州人文之光」。

是日高溫接近四十度，艷陽下，石雕的人傑明亮生輝，我揮汗遊觀，好不容易才走到照壁的中間。先是幾個人伶在唱戲，原來他們是進京的「徽班」；繼續往左看，十餘個軒昂之士，一字排開，或儒服，或滿清官服，背景有船隻裝點；再向左，「慶餘堂」三個富潤大字赫然出現，旁邊坐着的，所戴帽子是粵人說的「拖帽戴頂」，紅頂商人胡雪巖是也。胡的旁邊，又是一群人，諸人抱拳致意，位於「徽商會館」正門之前。

胡雪巖等「以德治商」

我們目前的位置，是照壁的中央。「徽州人文之光」這照壁，共有三個部分，主照壁之外，左右還各有一塊照壁。我問雕塑家，把商人放在照壁的中間，是不是太過重商了。徐曉虹這位安徽首屈一指的雕塑藝術家，向我這來自香港的客人解釋：「徽州商人以德治商，甚至捨己為國，胸懷博大啊！」香港人對徽州的胡雪巖並不陌生；高陽的小說，數量不菲的電影和電視劇，使得這位紅頂商人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紅人。今年秋天，香港話劇團的《親愛的，胡雪巖》先後在香港和上海演出，可見人們對這位徽商仍然很有興趣。

照壁的創作者徐曉虹極為重視這幅巨型作品，三年辛苦的藝術工程完成之後，還撰文講述這「徽州人文之光」，他寫道：「在徽州近千百年發展史中，誕生了隋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汪華、南宋思想家朱熹、抗倭儒



▲本文作者黃維樑（左）在徐曉虹陪同下參觀工作室 作者供圖

將胡宗憲、紅頂商人胡雪巖、兩淮鹽商總商江春、製墨大家胡開文、新安文化運動領袖胡適等等無數的歷史文化名人和他們為此做出的輝煌成就。這一切，都是應永遠銘刻於史冊的輝煌篇章。」

合肥人徐曉虹，其雕塑藝術品遍布內地多個城市。他獲獎無數，目前擔任全國或省市多個雕塑學會和雕塑院的會長或其他要職。我有幸參觀過他的工作室，裏面作品琳琅，寫實風格和現代主義風格的雕塑都有。他初試斧鑿的是一尊唯美的漢白玉少女頭像，少女文韻比起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端莊情態，更為動人。他說：「儘管多做嘗試，寫實與唯美是我的主旋律。」在視覺藝術上，寫實則形似，我認為形似是畫家和雕塑家的基本功。畢卡索如無扎實的基本功，如無寫實的《咬著煙斗的少年》，而只有立體主義畫作（如《哭泣的女人》），論者可能會懷疑他缺乏基本功才「創新」以唬人。

曉虹神斧國中強

徐曉虹有超卓的基本功。他曾經「現代」過，但回歸寫實，在此基礎上展示其魄力與精神。一尊尊立體而且有重大事件為背景的人物雕塑，如以抗日或紅軍長征為故事的，有特定表情和動作，雕塑家容易刻畫出生動而有戲劇性的效果。浮雕是半立體，這照壁人物眾多，人物的典型生平事件不容易確立；浮雕人物生動而有戲劇性的形象，因而難以呈現。儘管如此，「徽州人文之光」的衆多人物，其布置的散聚疏密有致，且都予我栩栩如生、各有神情之感表現出莊正氣韻的歷史文化人物大度；徐曉虹的成就，誠然令人佩服。

這照壁使我想起參觀過的山東省濟南市泉城廣場的歷史文化長廊。長廊上矗立着十二尊聖賢人傑：大舜、管仲、孔丘、孫武、墨翟、孟軻、諸葛亮、王羲之、賈思勰、李清照、戚繼光、蒲松齡。

我也參觀過北京的中華世紀壇浮雕，我國歷史文化名人匯集於此，自然人數更多，氣魄更雄了。我想，從城市、地區、省份到國家，都應該有這類羅列歷史文化名人的塑像、浮雕或壁畫，以供我們懷古、敬仰和思考。

今年八月我觀賞照壁時，頗有感興，隨後寫了以下幾首舊體詩。第一首總說；次首「點將」，並含蓄地表示人選難免引起爭議；第三首讚揚刻鑿手；第四首「野人獻曝」，認為當地相關部門可考慮推廣黃山和徽州的套裝式旅遊，把黃山的自然和徽州的人文相結合。

- （一）水靈山秀出英傑，格物政商翰墨工；美好徽州華夏耀，人文遠近樹新風。
- （二）天佑行知稱大家，雲林胡適賽金花；風流人物數難盡，月旦閒時品茗茶。
- （三）新安江畔浮雕長，俊傑徽州氣魄揚；栩栩如生誰刻鑿，曉虹神斧國中強。
- （四）黃山在北徽州南，崇嶽清河天地涵；名勝旅遊二合一，新安江水信峰嵐。

獨裁的帝王與懷柔的真心

胡艷麗



雍正正是歷史上最尷尬的皇帝，在位十三年苦心孤詣，勤精圖治，治理康熙盛世留下的腐敗及朋黨遺患，建立奏摺制，實行養廉銀，設立軍機處，涵養民力，儲備物資，為乾隆盛世的文治武功打下堅實基礎，然而自己卻因獨裁、嚴苛而在官僚中間背負罵名。而在國外，一些所謂的「中國通」卻只知康乾，不知雍正。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為日本東洋史學者宮崎市定在研閱東洋歷史，特別是《雍正朱批摺旨》後，全方位分析雍正帝人物性格及歷史功過的權威著作。

奏摺、密探，外加雍正年富力強精力過人，使雍正的獨裁統治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點，但需注意的是，這種人治大於法治的獨裁統治，能夠形成有益效果，需要太多的前提假設，比如君主英明、精力充沛，不會因個人好惡製造冤獄，但這些假設恰是最靠不住的東西。一旦天子被蒙蔽，則很容易產生反效果，甚至是政治浩劫、家國浩劫。

雍正究竟何以獨裁？是個人權欲膨脹，控制成癮，抑或是歷史的宿命，時代使然？滿洲時代的女真人尚處於氏族社會，平定中原入主北京後，要想統治文化更高且數量龐大的漢人，勢必要採用更加進步的制度。從封建制到獨裁制，滿洲民族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重走一遍中國三千年的社會「進化」之路，完成自己文化與制度上的「漢化」。而至雍正帝是清太祖開國的第五代，君臨天下的第三代皇帝，天下尚未完全歸服，反清的力量蠢蠢欲動，此時若不能快速建立自己的權威，實現對官僚體系以及天下的控制，則清王朝盛衰堪憂。在內憂（兄弟爭位、官僚結黨）外患（周邊民族尚未歸服，漢人反清復明意識強烈）的情況下，雍正表現出了強權冷血的一面。

宮崎認為「八阿哥、九阿哥執著於滿洲時代樸素的家族制度，認為父子兄弟應當團結一致、憂樂共享，像君臣這樣的做派和形式主義背離了滿洲的國粹。」不知作者何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前文分述及二阿哥成為廢太子的那一起刻，八阿哥就欲除之而

後快，且聯合了九阿哥、十四阿哥為其做保，這樣的行徑以及陰冷的性格，若是繼承皇位，怕是掀起的腥風血雨不會弱於雍正。至於他後來獲得的「八佛」美譽，不過是俘獲人心的假象吧。

雍正真的冷血無情嗎？實則不然，在他看似冷酷無情、性格陰晴不定的背後，實則是一顆古道熱腸，懷柔天下的悲憫之心。他對天下蒼生心懷善意，勤於政務，時刻關注民生，對各地的天氣狀況、人民的生活狀況、治安狀況、經濟狀況等時刻關注。他懲戒怠忽職守、貪贓枉法的官僚，竭盡所能地保護子民平安。他不喜戰爭，認為戰爭是最不合算的，會給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歷史素來由執筆文人所書，他對官僚階層的嚴苛，尤其是科甲出身的官員的「不待見」令他在歷史上擁有了惡名，而對子民的懷柔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埋沒。

在面對官員時，他也並非總是冷血，細品他的「朱批諭旨」，則不難發現他感性溫情的一面。他說：「卿之報告頗為冗長，但無需致歉。朕欣閱覽之，樂而忘疲。君臣之間不必如此客氣。」他安慰鄂爾泰：「為朕放心，絲毫必不煩悶。遇此怪物自有一翻奇料理，卿可聽之。」遇自己有誤，他會坦然承認，見臣子多用黃綾上奏，則告之：「物力艱難，殊為可惜，以後改用素紙可也。」對勤勉盡職的臣子，亦多褒揚溫暖之語：「朕實落淚仰覽之，卿真良臣也」、「默祝上蒼厚土，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在他對一個官員持欣賞態度時，還頗像個感性的「大暖男」，但他一旦發現官員徇私或疏於政務，亦會嚴詞斥責，甚至是惡罵滾滾，情況嚴重則會革職嚴辦。

書中說雍正「感人至深、充滿善意的政治也因為採取獨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出人意料地得到極少回報，而且還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將信賴獨裁制的民衆引上了若不是獨裁制國家便無法得到治理的方向，這對中國人民來說的確是可悲的結果」。歷史功過，確難用三言兩語言說，當時的收穫極少，卻在乾隆時代開出了盛世的花朵，而世事轉變，在他身後數百年，依賴人治，而不是法治，依然是中國人的思維慣性，使法制化的進程走得波折艱辛。

胡適左右是賽金花蘇雪林

晨光中，看到胡適微笑着。他身穿長衫，手握書冊，有其標準相片的風度，還透顯出一種智者的優雅感，和仁者的親和力。胡適的標準相片，掛在台北市南港的胡適故居；這個風流倜儻的「招牌」，讓很多文藝女青年為之着迷。一九一六年胡適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翌年一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成為新文學運動的先聲。「文學改良」，而不是陳獨秀提倡的「文學革命」；胡適一生給人的印象是溫和文雅，這個雕像正浮現出他的性格特質。

胡適的右邊不遠處，是蘇雪林，另一位徽州名人。她戴眼鏡，身穿學生裝，拿着書，頭部左傾朝向胡適。蘇雪林比胡適小六歲，浮雕所暗示的是她對這位英俊學者的愛慕？我們都知道胡適雖然與元配從一而終，但他的羅曼史很多。雕塑家這裏微妙的安排，引人遐思。浮雕上，胡適真有「肥福」，他的左邊是徽州美女賽金花。賽金花早年淪落風塵，後來成為公使夫人，一生為故鄉徽州抹上一層傳奇的光輝。賽金花比胡適年長二十七歲，不過浮雕上她顯得和蘇雪林一樣年輕。兩人一向左，一向右，朝着中間的胡適。雕塑家憑着高超的想像，暗示了胡適的魅力。

雕塑家是著名的徐曉虹先生。我們非常幸運，得到他親自陪同，來參觀欣賞這歷時三年才完成的大型作品。三年辛辛苦苦不尋常。選擇人物時，已起爭論，曾為風塵女子的賽金花應否上榜，就是爭議的一例。照壁立於江邊，晨光激盪，我們一邊觀賞，徐先生一邊解說。徽州照壁分為北面照壁和南面照壁，各長一百〇八米，各自面積為八百平方米；前者名為「新安山水勝境」，後者名為「徽州人文之光」。我們正在參觀的是徽州的人文。

從胡適以及蘇、賽，我們向左看到了陶行知，外表和胡適相近，一副眼鏡，一襲長衫。他一臉正氣，一生為中國的教育鞠躬盡瘁；宋慶齡尊稱他為「萬世師表」，他也是人生光輝照徹徽州的傑出之士。繼續看，「天佑鈞」的發明者出現了。中國鐵路事業的創始人詹天佑原來也是徽州人，他身穿西式大衣，神情莊穆，有科學家風範。



▲徽州人文之光照壁全景 作者供圖